

## 南洋華胥

田邊一家門前棵榕樹，媽抱著丫在樹下。樹上的星陪丫聽媽在耳邊呢喃。風吹斜了月漸西下帶來了人，人越近，媽手抓越緊，丫在懷里點著星。人來到屋前，媽咬牙再抱了抱，把懷里的丫推給了人。丫看媽，媽捧她小臉摸摸她頭髮。人牽她走，媽卻留下。到路口回頭，見樹下黑影朦朧，樹上是星空和落月。月落樹梢下，缺了半。

風扇轉動，齒輪損壞讓它在盡頭卡了兩下再回轉，上面滿是鏽斑。房里悶卻吹不走，黑暗中老婦坐起頻頻拭汗，這麼多年仍舊無法適應這裡氣溫。街燈刺透窗的老舊，格外扎眼。索性到露台吹夜風，風里有著鹹味拉過雲靄，這夜無月。椰林外屋前榕樹，像老家那棵。風打在榕樹葉傳來歛歛，彷彿那夜呢喃。光探索門前緬甸路盡頭，她看到黑暗朦朧。清真寺五更誦經聲讓她夢醒般，蹣跚回房。

那夜，丫才知道波動的黑叫海，海上漂浮的木板屋叫船，風里有著鹹味。走過踏板上了船，臉上殘留媽手中餘溫。看去路上連綿到城外山丘，星空里月缺了半，剩下一半她想是躲到山丘後屋前榕樹下。昨晚吃了飯，媽為她穿上新衣裳。問媽？媽只是摸她頭抱到懷中入鼻盡是汗酸，那夜丫睡得香。丫想昨晚吃雞，說可能是快過年了吧，明早又吃甚麼？木板一晃，風帶走臉上餘溫。

有天，她從階梯摔下扭傷腳。孫女在梯下清個空間擺張布床吵吵嚷嚷不讓她上樓，老婦盯著板隙灑出的塵埃更覺得悶。耳邊媳婦孫女嘶喝聲不斷，她撐柺杖摸索一會打開鐵門，步出。日頭燒燙她薄脆皮膚，汗遍佈皮膚上軌跡漸溢出。拿張凳坐到樹下，渡洋幾十個年頭就偏愛無事時坐哪兒一天。空氣滾熱，烘出一身汗。汗酸蓋住鼻頭，她眼皮變得沉，風似乎少了鹹味。清真寺誦經響起，驚醒她的夢。入眼一片褐黃，極像那時屋邊田色讓她一顫。煙蕪中，緬甸路盡頭更顯朦朧，誦經聲在昏黃中晃蕩。背著剛才的夢，打開鐵門。咒罵瞬間湧出剛開的門縫，她把氾濫的聲推進門內。昏黃中，一重鐵門輕輕關上。

搖晃度過幾個月，丫踏上炎熱土地，人帶她穿過奇異景色到間板屋，屋前有棵榕樹。丫頭呆在樹下，看那昏黃傳透枝桠。人拉她進屋，她從門縫瞥了榕

樹在夕陽下，鐵門轉眼掩住那黃。過了多少年月，他們讓她從個男子。隔年又隔年再隔年，生了三個女孩。不容易盼到個男孩，丈夫卻不再踏進鐵門。她只得為幾個小娃，找份苦力工糊口。一夜歸來，婆婆說香火較重要，掃開門簾房里只剩個男娃。她衝出鐵門站在樹下望去路盡頭，昨日手中餘溫被風帶走，留下是殘破和跣，還有絲微汗酸。看著盡頭黑暗，突然想起那夜屋前樹下的朦朧，耳邊迴蕩那夜媽對她的呢喃。月躲在雲後，缺了半。

風扇轉動，齒輪損壞讓它在盡頭卡了兩下再回轉，上面滿是鏽斑。黑暗中老婦坐起摸索到門，一開風帶著橙黃街燈灑在身上。走到榕樹下，抬頭皆是南洋星空，枝桠欹歎，風里有著鹹味從緬甸路盡頭吹來。她循著風來到舊港，那年她最初踩上這土地的碼頭。波動在黑暗之中翻湧，海風穿透單薄舊裳，嘶吹在脆弱的身上。她立在那，抬頭望。她看見田邊有一家，家門前有棵榕樹，樹上是星空。風拂過揚起淡淡汗酸，那夜溫暖中的呢喃在耳邊想起。聽著撫摸臉上的溫度和呢喃，她用殘舊手指點著屋前樹上星……

那夜，風吹開雲，月不再缺了半。

翌日，市政局來屋前說要擴路。引擎聲中一響撕裂，屋前榕樹倒下。